

责任编辑：冯永祺 周建生
封面设计：柯德恩

508

新时期文学探索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本社编
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文选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5 字数：395,000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170

统一书号：10116·853

定价：1.50元

目 录

1 序

冯 牧

3 探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纪要

1 一九八〇年长篇小说一瞥

张 炯

14 现实主义要深化

钟惦斐

19 漫谈探索和创新

黄秋耘

25 电影映歌舞

马德波

——近四年来电影创作状况回顾

44 文学四年

阎 纲

67 从思想到艺术的突破

刘锡诚

——谈一九八〇年的短篇小说

79 迎接诗的新时代

谢 冕

90 古怪诗论质疑

丁 力

94 文学创作的反封建任务

峻青 姜彬

99 四年来诗歌我见

雁 翼

102 我对于朦胧诗的看法

方 冰

115 我国当代的少数民族诗歌

晓 雪

131	写出新的边疆民族特色	彭荆风
141	说“朦胧”	周良沛
152	当代文学作品中青年形象的塑造	张抗抗
160	也谈艺术真实	孔智光 李庆立
180	论作家的创作个性	于正心
201	正在兴起的艺术革新运动	吴 野
	——由王蒙近作讨论引起的几个问题	
216	论王蒙近三年的中短篇创作	周鉴铭
241	探索艺术新天地的闯将	陈悦青
	——谈王蒙近作的艺术创新	
254	《人到中年》的新贡献	陆士涓
267	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烁	沙 均
	——试论《人到中年》的现实主义力量	
306	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探索前进	徐家贵
	——谈蒋子龙的短篇小说创作	
316	《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后传》艺术漫评	习曼君
331	可贵的探索，丰硕的成果	刘梅文
	——评高晓声同志的短篇创作	
342	理想的爱情与革命的道德	石天河
351	周克芹短篇小说创作纵论	潘显一
364	生活·人物·激情	刘定恒
	——谈《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札记	

375	繁荣新时期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 ——申跃中创作道路初探	李秉林 周相海
391	革命现实主义的突破和深化 ——试谈粉碎“四人帮”以来小说的发展	杨振昆
405	关于新诗发展方向的几个问题	马德俊
429	新诗的现状与发展	吴开晋
443	民族化、大众化——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前新诗创作问题之我见	李丛中
453	新诗的发展 ——重温鲁迅的诗论	王 林
465	新时期戏剧的成就和它的问题	王新民
487	西方现代派及美国当代文学的一些情况	陈 焜
507	后记	岳文志

一九八〇年长篇小说一瞥

张 炯

长篇小说作为现代的史诗，以其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几乎包罗万象的艺术描绘，在文学中赢得重要的地位。它有如百花园中的牡丹，建筑群中的楼厦，引人瞩目。在我国新时期日益繁荣的文学园地里，随着短、中篇小说花开似锦，长篇小说的创作收获，也一年比一年更见丰富。粉碎“四人帮”以来，前三年出版的长篇近一百七十部，而一九八〇年却达九十余部。它的题材和风格都相当多样，特别令人欣喜的是，涌现了大批有才华的新作者。他们尽管在这一创作领域还初试锋芒，便以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敏锐观察以及饶有思想深度与艺术特色的描写，为读者提供了视野广阔的历史画卷，博得人们的注意与赞扬。

—

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著名于世。我们祖国古老的土地上，曾经演出无数威武雄壮的史剧，产生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和故事。这一切本来可以为文学、包括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丰富的题材。但是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创作并不发达。姚雪垠同志的《李自成》第一部于六十年代初刚出版，不久随着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受不应有的批判，紧接着又是十年浩

劫，历史题材更沦为创作的“禁区”。及至“四人帮”被粉碎，这个“禁区”才打破。《李自成》第二部出版后，还有《义和拳》等作品问世。然而长篇历史小说的大批涌现于文坛，则是一九八〇年文学的突出现象。

以广阔的生活画面，描绘各个阶级、阶层人物的矛盾和斗争，力图概括一整个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并着重于歌颂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英雄业迹，是这一年大多数历史长篇的共同特色。在这些作品中，《星星草》、《风萧萧》、《金瓯缺》堪称“三壁”。

反映太平天国后期捻军抗清斗争的《星星草》，是青年女作家凌力历时十载、修改七次的力作。现仅出版了上卷，却已以形象鲜明的众多人物、富于传奇色彩的动人情节和遒劲、优美、兼擅豪放与细腻的笔墨，给人以气势磅礴、慷慨悲壮的强烈感受。小说对赖文光、张宗禹等义军英雄的描写固饶具气魄，即如对僧格林沁、曾国藩等统治集团中王公大臣、督抚将佐的刻画，也笔酣墨饱，颇有深度。曾国藩形象的塑造尤有立体感，他的儒雅风度、过人胆识和深藏不露的老奸巨滑，跃然纸上，丝毫没有把这个反面人物简单化、脸谱化。《风萧萧》的作者蒋和森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工作。这部作品是他经营多年的描写王仙芝、黄巢起义的巨著《冲天记》的第一部。全书结构宏伟，内容充实，故事情节波澜叠出，人物形象生动深刻。小说中的王仙芝、黄巢、尚君长等起义领袖以及义军将士王璠、尚让、柴平，宦官田令孜、宰相卢携和郑畋、节度使宋威和崔安潜等，都给读者留下个性鲜明的印象。而作者的文笔也更为练达、典雅、清丽，更饶于民族的韵味。徐兴业的《金瓯缺》以宋、辽、金的战争为题材，广泛描写了这场历史风云的大变动。一九八〇年出版的第一册中，便精心刻画了刘锜、种师道、宋徽宗、李师师以及马扩、驸娘等等人物，展

开了宋、金合谋灭辽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东京汴梁纸迷金醉的种种麻木的太平景象。这三部小说都比较重视历史的真实，既熔博识与想象于一炉，又于艺术的创造中紧紧抓住富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和情节，用以表现和烘托人物的特定形象。仿佛真正把业经逝去的历史图画再现于我们面前，富于时代的认识价值。而且无论沙场鏖战、铁马金戈，还是儿女柔情、银筝玉管，都能在多种笔墨下被描绘得有声有色，恰到好处。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历史题材的长篇中，还有以突出刻画谭嗣同形象的《戊戌喋血记》（任光椿作），描写曹雪芹少年时代的《曹雪芹》上卷（端木蕻良作），反映秦王朝内部倾轧、在农民起义冲击下覆亡的《秦时月》（刘亚舟作），再现庚子事变的《庚子风云》（鲍昌作），歌颂义和团运动中的女英雄的《神灯》（冯骥才作）等，也以不同色调的彩笔，再现了各个历史时期众多人物构成的社会图画。其中有的以占有翔实丰富的史料见长，有的或辅更多浪漫主义的想象取胜，也都不失为具有一定思想艺术魅力的凝重之作。

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历史长篇小说的成就，标志着一九八〇年长篇创作所达到的使人欣喜的水平。从中，人们不仅获得大量历史知识，感受到人民中传统的道德力量，而且也看到作家无论新老，艺术的素养和技巧都在提高。而表现历史题材很容易犯的人物描写现代化的弊病，在大多作品中还是克服了。个别的现代化的痕迹并非不存在，但从艺术图画的整体上看，还是相当真实感人。

二

我国人民进入二十世纪后的生活和斗争，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风涛激荡，迄今仍然保存在老一辈人们的记忆里。这方面的

题材在一九八〇年的长篇中占有很大的份量，应该说是合理的。一系列作品差不多构成了从辛亥革命的酝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成立的编年史。它们从不同的侧面，通过人物命运、关系和性格发展变化的描绘，相当生动地再现了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风俗画和革命道路的坎坷曲折，既鞭笞了旧世界长夜漫漫的黑暗，又讴歌了革命人民及其先驱对于光明的百折不挠的追求。这无疑也是新时期文学繁荣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收获。

首先应该提到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这本自传体的长篇，由于作者在十年浩劫中受害，没有完成。但八万字的遗稿已为我们勾勒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社会的逼真画卷，触及那个时代的基本矛盾。叶君健的《土地》三部曲中的后两部《自由》和《曙光》也出版于一九八〇年。小说通过对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长江中游地区城乡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描写，反映当时中国的内外矛盾和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作者的运笔虽缺乏更为鲜明、更富于生活气息的生动形象的刻画，但以冷静的陈述和精炼的白描见长。陆地的《瀑布》也大体反映同一时期的生活，以两广地区为主要背景，从“倒袁运动”写到大革命。小说描写人物众多，第二部《狂飙》中还正面写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的形象，但书中突出刻画的则是主人公走向革命的曲折道路。现全书尚未出齐，结构还难窥全豹，但主要人物与南国风土的描写颇见一定深度和特色。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共产党人埋好同伴的尸骨，擦去身上的血迹，重又走向不屈不挠的战斗，这是现代中国革命史上最惨痛也最感人的篇章。杨绛如的《伞》（上下两卷）和彭慧的《不尽长江滚滚来》，都反映了这一段生活的波涛。杨作写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的追求以及后来的分道扬镳。彭作则写青年女工在斗争中的成长，终于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两部小说都展

开了较为广阔的社会面，从武汉大革命浪潮的起伏，蒋汪的叛变和对共产党的屠杀，一直写到革命力量的重新集结，掀起武装的斗争。作者也都有那个时代的亲身生活经历，因而笔下充满激情，语言朴素、秀美、纤赋，饶有地方的色彩，主要人物形象如钟良琪、袁第光、方永馨、夏茵菲和杨文英、彩霞、柳竹等，也给读者莫不留下较深的印象。

描写大革命失败后燎原的星星之火，反映建立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长篇，曾有杨佩瑾的《霹雳》和李建彤的《刘志丹》第一部出版于一九七九年。新的年度中杨佩瑾又发表了《旋风》，继续反映这方面的题材。而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第一部《漩流》却以川东地区国共两党以及长江航运资本家之间的冲突为经纬，广泛描写了大军阀、袍哥头子、军统特务、日本间谍、教会牧师、本乡地主等五光十色的人物，热情地歌颂了共产党员李明等所进行的艰险、复杂的地下斗争，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三十年代初国内外矛盾的纠结和革命继续发展的坎坷。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更曾被新中国的许多长篇所描绘。一九八〇年长篇在这方面题材上又有新的开拓。周骥良的《吉鸿昌》和陈立德的《长城恨》作为传记小说，都以吉鸿昌将军的事迹为素材，突出塑造了这个共产党员、抗日英雄的壮烈形象。杨沫的《东方欲晓》为知识分子在卢沟桥事变后走向与工农结合，在城市、在农村坚持抗日的艰难战斗，谱写了赞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饶有特色的则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上卷。这个长篇以一九三八年日寇南侵、国民党军队河决花园口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为背景，把黄泛区农民背井离乡、颠沛千里的悲惨经历和求生搏斗，织成社会画面十分广阔的故事，塑造了徐秋斋、李麦、王跑、蓝五、梁晴等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不同阶层、年龄和性别的农村劳动人民的形象，有力地歌颂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坚韧克

互相帮助的品质，也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社会景象。作者的语言简练、优美、富于民族的韵味，刻画人物入木三分，尤见功力。此外，还有《风雨十年》（李孟岩作）、《大雪飘飘》（徐栩作）、《二龙传》（杨明作）、《火漫银滩》（石英作）、《新儿女英雄传》续集（孔厥作）、《隆冬》（古立高作）、《沂蒙山好》（魏树海作）等等，都描写不同地区抗日、反蒋的革命斗争。这方面还有些作品在取材角度和艺术描写上也颇有特点。例如木青的《幼林里的墓碑》，描写东北某城刚刚解放后，一群流浪儿在革命战士帮助下提高觉悟，参加反特战斗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朴素而又充满深挚动人的激情。又如吴因易的《梨园谱》则通过抗战胜利后川剧演员的坎坷遭遇和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抗争。然而笔调又轻松诙谐，别具一格。在军事题材的作品中，《冀鲁春秋》（郭明伦、张重天作），以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边区的斗争为背景，除塑造基层指战员和群众的形象外，着意刻画了敌我双方的高级将领，表现领导机关一系列决策活动中在战略、策略上的分歧；《淮海大战》（寒风作）再现历史性的巨大战役，笔力也集中于双方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且全写真人真事，结构纵横捭阖，语言简洁明快，这也是引人注意的。

三

与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富多彩的长篇相比，在描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长篇的题材便显得狭窄，建国以来，成功的作品也不很多。这状况在一九八〇年仍然没有很大改变。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方面新取得的成绩。

首先，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三、四部的出版，使这一描

绘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的艰难历程的多部长篇，终告完成。它为读者提供了五十年代上半期上海滩上围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所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又团结又斗争的图画。而透过胡考的《两重奏》，人们还看到五十年代镇反、三反和肃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生活写照。反映那个时期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的生活侧影的作品，还有程树臻的《大学时代》，小说塑造了刘向明、赵敏、郭亚、刘岚和顾巍等大学生和教授的生动形象，歌颂了他们的友谊、爱情和攀登科学高峰的豪迈志向。而为六十年代初高校生活写照的还有亢彩屏的《马兰草》。此外，《神秘的松布尔》（冯苓植作）叙述了六十年代初期一支考察队深入松布尔沙漠进行科学考察的故事，相当出色地描画了沙漠绮丽的风光和神秘莫测的变幻。《海的女儿》（吴德水、车吉心作），以细腻的笔触，讴歌海岛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英勇献身的事迹，塑造了一批渔家青年妇女的形象，写出了浓郁的海岛生活的气息。

一九八〇年出版的长篇中，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在广大读者里引起强烈共鸣和反响的，大多属于从不同侧面去摄取十年浩劫中的种种人物命运浮沉所构成的社会图画的卷什。这些作品中，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陈登科、肖马的《破壁记》，刘亚舟的《男婚女嫁》、浩然的《山水情》、黎汝清的《冬蕾》等，都有自己的特色。

周克芹的长篇，笔致抒情，词彩清新、朴素，人物性格刻画维妙维肖。他通过许茂及其女儿、女婿的关系变化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农村七十年代中期为主要背景的社会风貌和左倾路线所造成的祸害。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见出作者生活的深厚和艺术才能的成熟。莫应丰也是个中年的新作者。他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在《将军吟》中塑造了老将军彭其坚持原则，与林彪、“四

人帮”极左路线作斗争的英雄形象，也鲜明地刻画了赵大明、彭湘湘、陈小炮等不同个性的青年。他善于结构曲折的故事，语言清健、流畅、细腻，描情状物，富于生活的气息和时代的色彩。

《破壁记》通过描写市委书记安东从出狱到重新入狱的九个月生活经历，反映了一九七五年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勾勒出城乡各种人物的精神风貌。小说虽然结构松散，稍欠深刻，但描绘的社会面十分广阔，运墨有如明快的水彩速写，色泽鲜明地保有特定时代的印迹。让人感到黑暗尽管浓重，光明却在前头，人民毕竟不可战胜。《冬蕾》的作者曾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版过长篇《万山红遍》，描写土地革命时期南方燎原的革命斗争。而他的新作，却以十年动乱为背景，歌颂科学实验不屈不挠的胜利和主人公方芳献身四化事业的战斗精神。“宝剑锋从磨炼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小说结束时方芳前去北京参加科学大会。人们喜庆冬蕾的迎春开放，也必然咀咒十年浩劫中曾经摧残花蕾的寒风暴雪。《山水情》和《男婚女嫁》写的都是农村男女爱情的故事，人物和情节尽管相殊，反映的却同样是四害横行，左倾路线猖獗时期的颇有典型性的矛盾纠葛。两个作者风格各异，但运笔落墨都饶有生活浓郁的氛围。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青年作家叶辛的创作。一九八〇年他相继出版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凜烈》、《蹉跎岁月》等反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生活道路的长篇。叶辛本人就是六十年代末从上海到贵州山区插队落户的知青。他熟悉自己所写的生活，文笔相当清秀，擅长心理的细腻刻画和故事的曲折铺陈。从他的长篇中，人们可以看到整整一代青年的具有不同典型命运的人物画象，虽然作品的思想还欠深刻，却总透出健康的、令人向上的鼓舞力量。

此外，王新纪、陶正、田增翔描写七十年代大学风云的《魂

兮归来》、木青反映农村斗争的《不许收获的秋天》、士敏以海港生活为背景的《海，沉思的海》以及崔巍、钮宇大的《爱与恨》、冯育楠的《山林深处》、树茶的《晴川路十二号》、李娟娟、杨颖的《血染的爱》等，也不同深度地从某一侧面对十年岁月中的变幻风云，作了生动的写照。

四

一九八〇年长篇创作中另一个可喜现象是，反映少数兄弟民族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也有比较引人注目的收获。

东北地区少数兄弟民族反抗沙俄历史侵略的题材，得到不少作家的重视。谢颀、王飞沙描写康熙年间雅可萨战争的《雅可萨》，反映沙俄侵略者对居住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我国少数民族的残暴劫掠以及侵略者在清军和各族人民的反击下败走的历史。王盛农的《猛士》则叙述咸丰年间达斡尔、赫哲族人民再次抗击沙皇扩张的战争，突出刻画了爱国英雄巴图尔的感人形象。这两部小说的构思都相当宏阔，从当地一直写到皇帝的宫廷。草莽的风光、民族的习俗也描绘得很有特色。反映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还有《黑水魂》（罗国土、刘迪华作）。

张向午的《大漠风云》以沙漠边缘地区蒙汉两族人民在我军支持下与反动地主、牧主和武装土匪作斗争的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减租、减息和土改时期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情节错综复杂，人物刻画也还生动。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则为藏族奴隶支援解放军进军拉萨，并且成长为革命战士，唱出了由衷的赞歌。作者对汉族文学语言的掌握，既熟练、流畅，又秀美、清新，十分不易。在他笔下，无论山川景物，还是民情风俗，都描绘得色彩鲜灵，富于美感和认识的意义。

一九八〇年的长篇出版中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反映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也开始得到了重视。如已故女作家王莹的《两种美国人》出版了。它以简洁而又流利的文笔写出一对青年华人夫妇为争取回归祖国而遭到美国反动当局的迫害和阻挠，也写出美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他们的善意帮助。洪永宏反映当年帝国主义贩卖和奴役华工的小说《海囚》，更记录了十九世纪我国劳动人民的血泪辛酸，也生动地揭露了鸦片战争后清廷的腐败和外国强盗侵华的罪行。洪丝丝的《异乡奇遇》则描写了华工作为“猪仔”被贩到南洋后的悲惨生活和他们所作的抗争。此外，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桑青和桃红》和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也第一次在祖国大陆出版。这两本书都是作者早年成名的代表作，虽然取材不同，写的却都是沦落美国的华人的辛酸境遇和他们对祖国、对亲人的强烈眷恋。在风格上，两者也都受到西方现代派的一定影响，但又各有创造。

推理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的出现，也是一九八〇年长篇创作的新成果。象王亚平的《刑警队长》，牟国章的《宙斯计划——一个被粉碎的阴谋》，便属推理小说中较有影响之作。

五

当我们对一九八〇年长篇创作，做了以上远非完备的巡礼后，便不能不承认它反映的题材十分广阔，描写的人物也难以数计，作品的艺术风格，在比较成熟的作家那里，更彩色纷呈，因人而异。阅读这些作品，在我们眼前仿佛展开了历史的长河，波涛奔涌；祖国的山川，千姿百态；而不可计数的古今人物，更足以组成长长的画廊，曲折迤邐，日不胜收。尽管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并不一致，但应该肯定，它们的思想内容都是健康或比较健康

的，有利于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人民；它们在艺术上也不同程度地给读者提供审美的感受；同时就反映现实的真实性而言，大多数作品也都具有难能可贵的认识意义。有批作品即使在思想艺术上还没有超过建国以来的优秀长篇，也应列为新中国长篇中的佼佼上乘之作。

一九八〇年长篇的这种战绩的取得，并不偶然。它同样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导向的积极成果的表现；也是新时期在全国安定团结的氛围里，文学整个水平不断获得提高的表现；更是作家们从生活出发，继承和发扬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通过艰苦的艺术努力的表现。自然，这一年长篇的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向四个现代化的雄伟进军，在长篇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对历史题材的发掘，对革命传统的追忆，对十年浩劫和我们曾经走过的社会主义曲折道路的反思，都是必要的。但今天新时期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除旧布新，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大厦而作的英勇战斗和在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战斗中英勇前进的人们，还没有引起长篇作家的深切注意，却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已经过去整整四年了。长篇的创作固然不同于中短篇。它对于现实的反映确有一个认识深化和构思酝酿的过程。但赋有时代强烈使命感、真正置身于生活洪流中的敏锐作家，并非不能较快地反映现实生活提出的新课题。这既为世界文学史、也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的许多事例所证明了的。其次，这一年相当多数的长篇仍不大重视典型人物、特别是正面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刻意塑造。这不能不影响长篇思想艺术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如果说，长篇小说常常代表一个时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那么这个成就的最主要的标志就在于它是否创造了众多的形象真实、生动、深刻的典型人物、特别是具有极大的时代普遍意义的正面人物典型。这也

是为中外许多优秀长篇作品的成功经验所证明了的。上面的巡礼中，我们已介绍过一九八〇年长篇确实创造了某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它们也都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可惜这样的人物形象毕竟比较少。大多作品中的人物刻画缺乏深度，缺乏卓有灼见的典型概括，缺乏真正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鲜明个性的刻画。至少还没有出现象朱老忠、象林道静、象梁生宝、象李自成那样饱满的在新中国文学中闪射光辉的正面典型形象。第三，长篇偏长，结构臃肿，不注意剪裁和提炼，习惯于平铺直叙，这也是一九八〇年不少长篇的通病。长篇小说固然可以长，但切不可拉长。可以用一卷写完的就决不应拖成二卷、三卷。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艺术就在于善于砍去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这就要求作家匠心独运，精益求精，要求作家去芜蔓，集芬芳，十分珍惜自己的篇幅。而近年来有不少长篇也包括一九八〇年的一些长篇，情节和细节都缺乏精心的裁炼，描写中无助于刻画人物的深刻性格和鲜明形象的段落，仍不厌烦琐地浪费笔墨。这就必然使读者感到拖沓、乏味。随着现代化加速的步伐，现代人类的生活节奏也普遍加快了。人们普遍感到没有必要的时间去读冗长的小说。这不是说长篇小说将会衰落。但生活的发展确实给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出新的要求。当前整个文学革新的潮流，也必将波及长篇创作。加快节奏，使得内容和形式都更为精炼，这恐怕是新的时代、新的读者对长篇小说必然会提出来的期望。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一切别的诗歌体裁都汇合在这里面，——抒情诗可以作为作者对于所描写的事件的感情的吐露，戏剧是使人物发言的最为鲜明而凸出的手段。别的诗歌体裁所不能忍受的离题旁涉、发议论和教训，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里面都能获得合法的地位。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给予作家以发挥其才能、性格、口味、倾向等等支配特色的充分广阔的天地。”这是对的。

它说明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生命力的所在。一九八〇年是我国中篇小说取得突出成就的一年，也是长篇小说走向更加繁荣的一年。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在这个园地里，施展他们耕耘的才能，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定会得到越来越丰硕的收获。